# 陳恭介公文集

# 陳恭介公文集卷之十一

明餘姚心穀陳有年著

吉水南皐鄒元標校正

萬載崑崗張　璧同校

從子陳啓孫付梓

冢子陳啓端編輯

## 書

### 復張崌崍

山中拜睍教之辱至取不佞姓名而殿諸大刻感

已義甚感日者徵明公推轂之素渴而出山望棨戟非遠壯猶偉伐又日至耳也碌碌罷馬足間闕然未及候乃明公不譴臺使爲札儼然賜之先增喞悚矣年聞君子之愛其人也不以相援而以相成不佞寔固陋屢非其攄悃悃惧顛越明公儻有意乎願請片言之惠以徽無辱不佞謹滌腑以聽惟明公垂察焉

復鄒南皋

自去歲得手教後久不請益然聞一展誦未嘗不竦然若對慄然若有省也獻歲太夫人無恙足下無恙

承歡左右為樂可知會有便軺一訊近養附荷邇來腆
少佐瀟灑之需當不坐為涵耳年待罪地方倏二十
閱月蔑所為元元利澤者前教過而譽之以為群吏
嚮風黎氏安堵談何容易望足下終教之足下曰吾
儕心腸直要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百世卓哉其
言之也鄙人在下中何敢當抑道之奇與而驚其流
有難言者矣敢不勉乎又曰若以當時口吻驗自己
得失恐諧俗者多調停而淩特者多拂逆良然矣但
古之人未嘗不自信亦未嘗不驗諸人特所為驗者

非驗其諧俗也而驗其當於理也孔子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此何爲哉求者且爲居之不疑大舜好問好察恒過之人徵色發聲而後喻誠使其喻也而充之以至於成功也不害其爲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百世也若彼已之子以諧俗驗亡論已又曰吾儕直當洗剔心髓嚴定規矩二語最爲警策真斯須不可放過而洗心一鄧却在勿忘勿助閒尤不易也足下以爲何如又謂生身係一方重鎮不能無冗無濶無窘者其跡也實無冗無濶無窘

者其體也惟是邇來虛文勝而實意衰議論繁而誠功尠當此日靜以制動簡以御煩和而勿倡亦是以少濟此指不佞當局迷處夫靜也簡也勿倡也不得已而出其次不佞亦業爾爾矣獨恨平生不學臨事不能不窘既窘不能不動心今豈不自知正復自媿耳又曰親吏治在小民得沾實惠惟於上所蠲者亦蠲而不征民所輸者有正而亡羨又曰以國家之財濟國家之民他日有餘又出以供上此二事皆於民生為切但禁例科條具在似易舉獨在有司存以惻

恒之心奉而行之則善矣大都近來吏治多取辦於文移未必有實不佞誠既不足動人明又不能燭下正所日夕有懷而罔敢知濟者也足下何以教之秉燭臨楮卒卒不銓次然請教之意實出肺腸足下年來新得當益自覺充盛頋不吝見示萬萬

與朱鑑塘

各郡邑灾傷俟報齊即當題矣第題灾非難處所為邮者難處所為破格而邮者尤難比年之格可考而循也進之則跋折一節不特難請又進之則恐窮而

武弁多留應餉之銀事皆未敢必得而止外覈不與

原此外惟及時催穀最為急務而帑無藏鏹懸賞勸

輸最為善舉而備餉赴義區又之愚舍是寡策門下

亦且晚趨朝知畑首舊民軫念不淺何以為子遺計

不佞頗受教焉晨得劉饒州揭議以浮梁餘干互調

且乘餘干之未至更妥也説良有見台明見謂可否

都昌政事門下親耳目之何如南九諸邑俱堪稱否

統希裁教

復鄧南準

承教地方疾苦并種〻拯濟之策非足下何從得此

感感謝謝三春霪雨彌留麥萎穀踊樵販束手不佞

寔深有憂焉然所急最是去年灾邑蓋非敢謂餘無

足急也以爲霪所同也灾所獨也以其故謬意議恤

似當有急緩乃茲緣尊教得貴邑又留貴邑[illegible]餘邑

又留餘邑蓋以[illegible]灾邑真令人痛心酸鼻不忍聞嗟

嗟不佞罪大矣讀教中父老諸語〻急病之藥不

佞亦業有行者不縷述事在疏檄中摘録請近共籌

羅一節不佞蓋反覆慮之一面題請一面檄九江道

無關出外販至於鄉鄰通濟不佞之愚以為斷不可禁微獨大義當爾即嚇騙搶攘諸縣禁糶寔亦一當慮也獎尚義原有明例嚴加耗不特灾年願遍者未特昭揭則不佞之踈耳南米概止恐勢不能行發帑賑濟不佞已特行諸灾邑而餘邑則於循省檄內首列爲聽有司酌量而輕重布之其錢贖須取諸該郡邑或便宜或呈請不爲遙制若舍該郡邑而它求惟司庫耳該司毎以祿糧燒造不給為詞近灾邑咕措猶無以應捉衿見肘良非虚語不佞未暇憂後之不

繼而憂今之無處也柰何〻〻大都救灾之要必在責成有司即當申飭前檄并及其未備者以求無須遵教至於出水火登衽席則不敢輕言也足下有司肯教者不惜時以示我幸甚幸甚會有印沐發沐之役并了日行案牘卒〻操管布復詞不宣心惟足下照亮

與翁見海

力來領尊翰已從舍中報時聞起居獨以膠〻擾〻閑然闔脩候徒有嚮往渾府百福龍山扶覆爲樂不

可量豈君紆紳鎮京倅若叔翩翩過庭質有其文慰可知也豫章客無恙婦力疾不廢櫛沐次兒日挾策就傅弟若姪耳諸孫以蚕春出痘幸全眉徹親翁之芘廼所愯然惧者受事朞有半㢒循故常與之休息歲且遭薦菑賑業無奇真愧官廪回首舊閭先伯兄既捐館舍長姊仲兄白首乖睽而長豚遠繩約日浮湛風會驕靡中儉所稟畏不知作何收拾每念未嘗不在里門也特在腑咸當不見謂謾敢盡布之冬寒裘人褒人幸倍精調手勒惓切

與曾見臺

僕無狀近以請議糶糴猥被人言其始末未易一一審也事略具揭中不欲多贅乃所私耿耿者謬謂人臣事君主不欺而其祗奉君命在得其所以命救災恤民　聖天子之德意也積有米穀地方通融協助聖天子之德音也災不可一日不救民不可一日不恤臣子所當奉如日星而時時仰體者也積耗無定形封疆之吏所得權時勢而議者也故當其積也雖五伯之時無遏也即以近事言之江右之粜始未嘗

不出湖口也迨於耗也雖一統之世不得以身避嫌而不為地方計也即以近事言之僕未見淅渠之出乎望南渠之過沛而山東之渠之逾德州也何也道與時勢固然也如其時移勢易司封疆者自視民困而不得一議則亦安取擁璽書而立於百城之上為哉議既見格又蒙之以不韙之名其為無狀明甚而其為辱朝廷之官更甚伏誅黜其何說之辭嗟[illegible]持論者常易當事者常難巧者常易拙者常難門下夙知不佞試言其為人終堪用世否必鏡之矣惟得

蚤一日放歸即少逭一分之罪而田閒舊偶亦不遲以天真喪盡爲訕何顧幸大馬鄧定宇之命寔副物望曾一致尊意先是亦嘗以鄙意敦勸之雅志似未易回并附以聞

與萬思默書

昨鄧太史書来云老伯頃乘箕尾以歸聞之不覺悲風千里集也懸知孝子嘶恤深摯何可居處已復念先令德芳標章〻不辱如此二十年来所晨夕奉左右操杖屨而進之以承壽色又如此追大人矯然幾

上壽而後躬執其大事則在兄且當禮不致毀之年矣夫孝子之心烏窮哉雖然顧俛而就於禮飾羸強自愛是固所為孝已弟越在疆隅末繇蒲服馳哀并寄
向室手扐寫衷無僃不腆之奠臨風懷遡信焉寄楚若乃道義交期無諼離思姑不敢道也

答鄧定宇

不佞稚謬之狀門下具鏡之矣銘深罪重 主上曆從寬典放歸知負國恩特甚然得灑然弛負山之擔更大幸可無重後譴且適私願云頃需代疆域閒拜

命之辱展誦增漲夫驚芴靡心安所關世道哉胡洵
諫公疏良以屋鵠故私之又從澡飾之不佞自省無
當也人豈不自知知之審則進退信無所芥獨所謂
廊廟江湖俱有事云者不佞良惕惕焉念曲士闇於
大道進寶媿倖退寧無媿餮乎齒髮就衰身心多過
爲學事而可顧門下終教之門下令之有道而載不
一就正真廬此來先是奉手教若將謂未遂棄然者
而今竟匆匆隔矣乃門下猶引而置之臭味之末也
追風期之不果冀神物之終合不佞幸哉仰佩高誼

是用益不自棄頤門下之終教之也閻大疏已發明
賢舉動不輕非不佞所敢緩頰第　聖朝深知特簡
愍難必遂爾坊典為是邦人士風聲豈敢徼門下齒
及亦以時艱故遲又并其諸疏芟不佞亦不敢以不
敏謝統情道鑒臨風馳企如何可言

答申瑤泉

伏承台札感悚集衷念不肖實負重戾以為相公憂
既特之再三更壓揭解豈以區又驥附敢徼靈垩迎嘶
恩扣臆莫知所報駑質靡悰退固其分也且屬夙惢

方以得歸為幸詎當温諭至云身詘道存大令媿兇不肖之身何道可存苐歸而操迂椎故我畀出餘注則拜賜多矣　主上神聖堯湯之儆儻朕未盡平撥府將無憂勞千萬玉攝手扐鳴私眊率惶恐

答王荊石

伏承手札憐念溢楮相公之垂情不肖至此曷勝感激不肖實負重戾以為相公憂至屢九晷之言竟得徼靈薄譴幸可知已駑分糜心退自其所相公幸毋為不肖雪涕不肖雖不成丈夫固栩又適也自迯欲

信需代旦晚逾山便爲吾土幸視息尚存得操迂樵故我與田間父老子弟耦俱爲生敢忘知愛哉
主上神聖堯湯之儆儻然未盡平撡府將無憂勞于
萬玉櫺

答曾見臺

承還領手札憐念溢楮可勝感激不佞自知决當去且久欲去此在門下夙能明爾失不蚤决坐待人言兹得脱然與世相忘於大夢之外方沒齒樂得其所而它又何問焉門下幸毋爲不佞扼腕哽咽也頃從

弋陽道中讀胡司諫公疏旋噺旋汗已知門下從吏之夫不佞安敢當疏言將無使傍觀者謂名邦君子以屋烏故私之耶不佞轉㦔然不自安矣至論糶糴事體關繫荒政儻天未悔禍則盈廛通止之故恐終當一處也先是候覆　旨久未下嘗具一疏無發得旨隨禁之乃小啓并二揭原上門下者偶未之焚茲并奉覽以其中頗具事始末及區區之愚云總之不佞得罪豈直一議止外販哉而猶然用是自明真所謂夢中說夢矣門下一覽而焚之可也

與何心泉

袞衣還朝未能脩賀適承捧誦札至具悉垂念感不佞自知決當去且久欲去失不蚤決坐待人言茲得脫然與世相忘於大夢之外而它又何問焉終誦來諭將有意爲不佞偶乎不佞誠未敢許自古沮溺之偶睒周召之偶王各有攸當門下方將晉而以斗樞爲耒以方寓爲田無論周召偶中未易闌出卿語沮溺偶中亦未易闌入也特夙愛手筆潦草伏祈道照

## 與吳悟齋

下走世之椎人也知定當退且久欲求退失不蚤決耳茲幸脫然與世相忘於大夢之外口不欲置是非矣走聞古之人乎古之人乎其自信也可生可殺不可使為欺以其中有重於生重於殺者而其涉世也呼牛呼馬惟世所命以其中有不為真牛真馬者下走結髮誦之今髮已種種退而返我初服樂我真吾還守我不欺故步奉以作息沒齒無它黨無得罪於田閭耦俱乎此外非所問已先是承從薊門還言事

之方棘也門下盖惓〻爲下走憂甚摯感門下念我
且愛我日者無寧以下走被放故而重門下煩冤則
下走滋不自安夫下走困棡〻適也是用一鳴其鄙
私既以謝故人并以爲解深心淺牘諸不復云

答謝養和

屢承翰教捧誦感激不佞迂率得罪以爲門下憂鄉
微大疏爲之地罪不知所底矣事始末未易一二道
然門下業已悉之政不必道而不佞方與世相忘於
大夢之外又不欲道也即無論令茲當小疏上日盖

有從傍嗤其為拙危其貿禍者不佞直付之不恤謗謂事當如是而巳且古之君子可生可殺不可使為欺弟令罪不知所底猶然茸之況豐草長林旦暮所結思而惟恐不得者乃幸因人而遂其為樂可勝言哉獨貴省春災夏又災具不佞前二疏中適秋旱復亢甚陂塘龜裂禾不可燎柰何柰何念不佞餘烈如此罪重罰輕轉令額汗耳莊陽老聞欲過家尚未知果否儻果則不佞且留滯信州須得援君免覲會疏不得巳署舊銜發弟思按君既有疏部可據覆不佞或

可無上也貴跡者往令取門下進止惟財幸手筆叅叙

臨緘悚仄

與史繼峰

陳大尹人還附啓奉復計達尊覽矣頃方多事已而負罪待黜闊然不嗣承動止時有懸企爾貴恙諒日就痊復幸顧精王拜佐以良藥大都攻補皆不可過驟時醫難得明理者類貪速效或好奇無當幸慎用之且勿示以欲速之旨也爾書有程苐露下天高驅車而北亦須氣體全勝乃可命駕此自在翁度內屬

在腑戚輙獻其欵欵之愚如此弟迂樵不能周世自知决當去且久欲去人亦見為决當去且久欲其去茲去於私願甚愜且可使世蕪忘我矣日巳次信需代災逢若喝然此中冷又適也賤軀建於居會城時旦晚逾山便為吾土從畏路中完本來面目脩然塵網之外樂可知已差便手扐為候附茲鄙悰

答胡雲屏

不佞頃需代信州蓋閑門卧云忽候人白儤眷實出是途也已復白使者而進之儼然以輸既辱既恍若

而承又賜ゝ又不獲出門物色千里駒恭訊而翁别漆
緩況聊因使言復如此佳既附謝雖然不佞方趣代
者欲圖歸而授衣度都駕晝還日或得傍舍躬迓無
藉此尺一語也

答楊止菴

咫尺未晤思企爲勞伏承芳訊知同之也走生而迂
滯通籍以來十七在家即如足下所稱株臥窮處山
糜林鹿云者走道不逮君子臭味實類之矣往從海
濵聞足下之風業以心證千里若對而況身當其鄉

手奉其劄若茲命哉所欠一覯芝宇滌我塵襟不無耿耿耳羈人方屏干旄自閉勢又未便間行扣閽以其故空悵望然意猶未已擬行李旣發單車而欵精廬儻無以爲唐突乎不然則慷玉道間謀一班荊之所以遇禮接雖少選而別亦一快也若乃登嚴臺攬逋山尋賀湖訪謝墅瀕卬千古詎非勝游第足之下方謂出門則難茲未敢沾ヌ謂得御李也人生會合不偶足下不我鄙外前請惟所命之走代期大抵在秋季屆期圖更顓訂焉藉使布衷言何能悉惟足之下辛鑒

與鄒南皐

走無狀黜不掩罪日佇代訊至東矣回首知愛逝將蹶遊仁者何以贈我竊有望焉走生而椎椎斯硜又不為僞亦以故終不能致誠椎斯廩又不為惡亦以故終不能止善蓋生平所強自立在此而其遠於大道亦在此近次信少事閒坐以觀五十八年之非始真見其病根即此病非他即此為桎梏為之悚然自疚未敢輒以告人而茲逐為丈翹者恃丈之愛我不以為疚而以藥石也儻誠不靳而惠之瞑眩乎則走

不嫌別後齋居學問旦夕得意何如相望千里無繇晤對努力自愛何勝惓惓

又

頃覩邸報見朱鑑塘人才疏被 旨云云 主上不釋然于諍臣如此李見羅自是偉人能當世間事何廟堂皆過之深也三嘆三嘆劉春元似不妨一出吾輩出處惟時若必不出便是成心出而志不可行歸來綽綽爾高明謂何見間望致鄙意附及之

答劉節齋

弟迂稚無狀久知當去亦久欲求去失不蚤決積愆滋深　主上屢從寛典放歸寔負國恩然於私願甚適矣日次信需代得手札惓惓可勝嘶汗夫蹻蹻硜硜之夫好我者謬見謂端介而不知其爲世大尤也郵舍偶語已忽然都忘但義命二言却是弟平生心口中物丈言及之真戚戚若再抵掌云至饋遺有無晒承下問不敢不以私對耳曲士之致高明豈有擇哉轉愧近廿年老況弟知愛不淺如此陽山丈大抵故朋可逕歸脫然逾山便爲語土四明江與田家猶

然丈斿過我時風味也老農狎其野樂與鄉父老子弟耦俱無猜沒齒又何間焉特丈明其非誕輙爾縷布[illegible]入山而復[illegible]刃日益遠闊臨筆依依

## 與吳韞菴

敝省厚幸徽明公之澤至深不佞猥承記存更惓又渥也屏居多病闊然久不報恭惟明德隆望愛養閭注晉掌容臺不佞從林中竊聞之既以其私爲吳越耄倪依戀於怙恃之遠而尤盱衡廟堂之上忭舞之紀綱也屬自病齒兩月未能脩尺一恭賀忽[illegible]貺

札之辱喻惠何可言三肅將命者布謝不盡積慺惟
門下亮察

答葉玄峰

濶踈候承伏惟仁侯為遺黎閔雨勵摯頃四野徵福
沾澍矣百姓欣欣走相告曰吾侯庶幾色喜哉餘暑
尚驕願良食自愛不佞不善為揖病目閱時致流聞
於左右重辱念問拜命斷悚敬藉使布謝不盡

答朱倘吾

山中忽奉瑤函仰門下誼甚感憶昔同舍之遊年至

椎不佞且濶跡闇問何當患存愧可知也門下長才頗識旦暮掭大事登賢綰函竹帛勳名自今日始朝野寔繫耳目焉山人摧故椎為照時臛震於微分得矣竿牘久塵乃雅意不可不謝歛藉来羽一布之冬寒千萬珍重

與趙定宇

昨長至後忽拜鴻札之辱重以佳藉不自意山中固陋過廑惠存如此祗誦来指轉益汗顏夫以至椎無術灌拊畜黎空自焦勞其何能淑黜已晩矣至其坐

乎無足數區々守其不欺之愚勤而多尤門下安所取之何眷々也即長安邸一再奉晤曾足以當大君子哉今寓内稱直道大節孰先門下者蓴鱸之思將如世道何幸勉爲天下無避心望望天方薦瘥薄海之困未知攸底不佞癯農飾巾待期矣所願者君子道長治象休明得與田間耦騰倚化日耳偶便勒此敬謝芳訊兼承起居越茗二械附上門下校書夜分可呼侍着烹進之也

與宋桐江

既命遂辱追惟洪都共事之雅轉轂成瀾疏矣空谷臞慵何當惠念真慢然汗也門下顯允文武領官家鈇鉞填周公太公之邦不侫寬矯首盱衡繫勳名是企而闒然曾不聞問蓋山人固然知不為怪乃茲三肅使者脉脉焉懃高誼矣屬者桑梓薦菑耳目前多可隱者不侫與遑綣恤萬時諷憂國願年豐之句從鄉鄰占雲箕雨幾幸與太平父老比肩而畢餘年它不敢知也詹謝脩遜敬寫薄䞇上并附悰焉和門撫閒千萬為蒼生珍重不宣

## 與舒中陽

關阻瞻㮶即敝省再借嵗星且拜貺教之辱病不能謁也京邸得滇中問已從令器史君一訊別来顏色忽又之豫章隨宰節鉞臨淮楚方圖脩候而不佞被罪歸矣負歉而東秖有遥企不自意荒遡孤悰壓門下惠念越千里而禮於其廬高誼何可當旋斵旋愿門下明德弦猷豐功碩望斗樞晉握端揆佇登有識寔共仰之不佞伏在海濱末繇稱賀敬藉將命者一布竹私焉側聞代日將以便晝還華堂上壽珂里潒

賢類仰之樂寓内鮮二顧惟聖明眷重旂常業遠顧言夙駕無淹簡書望〻不佞迂椎無當得與田間父老耦俱正自其所浚齒是非他非所知已臺使倚馮取報屬有目疾潦草勒謝惟門下幸鑒

答沈跂門

有年鄉僑負末屬椎鶩無當老先生稔察之矣日者羅麼屏居望斗山非遥豈不嚮往乃時時抱狗馬病曾不能造門請教其無所増益又從可知也比不自意猥被聖恩有操江之命正悚慄負冰谷仗承問

札瑤既儼然辱臨畇汗何可當方今世道民生信有可隱憂者矣政且及翁幹旋之望寓內無多屬焉有年匡ㄡ曲士垂老出山無以報國惟有操不欺舊我勉強就列度不可行則奉身退耳門下何以策之

與政府冢卿

有年賦性最劣學術寡聞追惟通籍以來夙鮮善狀比忝樹循之寄洊積大訧進媿逾涯退耳沒齒乃者猥蒙聖澤濫及遠臣豐鎬王都協紀綱之重地東南天塹分軍國之巨防豈草澤疎榷之敢當寔台臺甄

植之已過驚聞朝命悚懼負皇恩是用踧蹐出山黽勉就列雖區〻曲士之諒矢弗敢諼而謭〻下乘之才終何能淑稍靡莫稱氷谷滋深伏乞惠之法程策其駑蹇將奉以從事儻幸逭負乘之愆則昭若發蒙即曲終推轂之惠其爲感激曷可諭言

與茅鹿門

有年不佞蓋結髮而誦先生制義稍長閒竊窺著述心翩〻知慕之竟未繇伏謁門下聽緒論也不謂昧遡之悰承先生幸念迺褚丈至拜昌札之辱并漢書

抄俱至即塵牘吏未能卒業乃閱議淵旨一展卷惠教殊不淺也不佞世之椎人耳年來已分為四明江埛臞農老不求聞於世忽有傳次君推轂疏者不佞何敢望長孺公權有過情之恥焉且不佞未得交於次君豈先生家庭之論嘗齒及耶徂臘肎昧出山近復遲叨内命循省冰谷既惧負國恩又惧貽推轂者羞先生何以督誨之風便勒與敬謝芳訊無候趨居廹代冗劇不盡區又惟門亦幸照

答葉玄峰

明侯惠政仁風周浹敝邑藟黎寔被幈幪至厚幸也第內召且旦暮至恐不得終徼孔邇之澤耳不佞椎劣無當方獲餘是惧不意復叨新命祗益冰谷已於十三日得代畏此簡書跼蹐而北日遠台光倍增企仰茲某回肋此奉候冗執未卒所請惟門下垂鑒

與梁霖宇

不佞椎且劣猥拜近命日夕抱冰兢翰使來且慰且悚别啓諄遝纚又其言之也以滅虜為心以戰守為務以貢市為餌三言良得要領哉傳首之兵難階虔

公令茲躬履譏塞矣情形當益晳方略當益審異日者勲伐呂茂竟當得此力也至于意見異同議論紛起誠訦之弁色熟察採長畫變則古所謂水炭相成者亦未必定無高明見謂然不謗識無當屬以共事之誼輙一及之

又

接二牘種種詳晳非身履之不及此來云事儘可做人不肯實心做又云精神意氣不用之媢權則用之媢虜有味哉此本論也廟堂方急才足之亦不行且建節

萬里大展所蓄積矣虜酋議旦晩當定責之報効竟
安決策度虜恋欵我得因持而用之使彼之俛得之
也儻少嚴中國守便便草又附報不盡所云

與郝少泉

生不佞頃叨轉秋曹已復有夏曹之命盖逾非所據
逾氷兢矣伏承遠札可勝悚愢方今虜情匪茹薊門
日已告棘計遼左亦未得帖帖弢弓矢也安攘長略
寔門下是恃敢猥以區區濫吹故重塵䑓記而妨籌
籌即古稱晋勇以暇顧不佞何當也敬藉使報音燕

歸璧以謝且布其私曰不佞儻緣戎事得嗣承教言則拜賜侈矣締既類無敢承則曲士之固也惟門下幸察之

與袁洪溪

非緣役還布候闕然不嗣音拜命之辱旋哳旋悚念生不佞日者叨貳秋卿豈不靦然而媿負乘哉然猶誦曰繫籃服所也勉而脩其斤斤之素卒業三尺儻不致大戾乎是用抗顏從事乃居無何而有夏曹之轉則投之非據而私心滋怔怔懼矣夫門下之過而

惠我以好音也未知其叨冒有是也藉知之計門下當爲不佞惧且抉其蔽而蒐其所不能也敬因將命者布謝芳訊并致區〻之請焉仰特夙雅惟門下念之

## 與陳蓋齋

東南蕃罷甚矣海上會有警息即未必信民情可知也且憶往者倭夷之擾幸時無蕃不値劉汝國輩作耳不佞之愚謂爲今計既在設防又在填撫人心毋令恐亂適須揭數展須敬服屬冗甚率勒以復

與葉龍潭

僕椎魯不識塞上事獨竊覩時緊文檄覘真心爲國者蓋內外同病而閣嘗聞之曰塞上爲甚云乃近得門下塡關中也夫坐而策虜則先二十年門下業已蚤計其至是茲政在門下矣抒素所蘊畜以脩寔政展壯猶在此時也即頃持議異同賅國家久長之慮未有不倚重者門下柰何作釋負語虜情旦晚且決事且歸一顧壹意無他念一日三捷不佞爲門下望之紫塞風塵千萬自愛若不佞區區舊我耳日者渭

昧出山游吻非攓德輶地重莫知所啚門下夙好我

尊爼稍宴頤惠德音傳稱晉國之勇以暇門下且驚

視晉勇幸勿云不暇也

與茸紫亭

不佞之仰高賢闕然之一覿乃所為嚮往有日矣秤

来損劄浣幭交深夫不佞曩待罪大邦迂椎之狀門

下所悉也罪放以来分為田間癯老不自意猥承環

命游歷逾涯日益以不堪方廪又焉負秉是惕胡以

當華敎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即門下毋謂不

侯鄙而惠示之乎迓惟故吾竊傾臆望爲肅佇馳誠敬以報芳訊惟委照不宣

與曹嗣山

不佞昨過濟承世誼眷々甚厚闗然久未謝而華函復見辱矣不佞硜々謗々日者猥被新命蓋滋非據滋不堪方廩焉夕惕也執事慨然發大議云軍政弊於債帥而謬謂不佞爲足清源正本誦之祗益愧恧無論是謗々者何能爲即墨守其硜々而靳以淺衷薄力爲國家重艱有當也雖然執事無謂不佞鄙而

合我拜交儆之義多矣

與騫理庵

弟生而椎甚惟墨守是硜又者儻不致潰裂諸無當也别軍國大計哉猥承新命真不啻負山履冰恇怯夕惕矣仰辱華函祗益汗悚展誦之日會賊軀若風咳已值一可咲事憮然曰將并是硜又姓氏為今所借乎墨守之謂何固題劾待命坐稽使者闕然不時報而聞音屢及從杜門中得閱疆事甚具昨始勉出敘勤諸布謝存念萬謝敢言詞實尊祖無忘頭為公

家自愛

與趙心堂

門下夙習不佞識其椎且闇也猥是藉我濫貳政曹真不啻負山履氷日夕以惕拜命之辱祗益悚慄方今塞議糾紛未知攸底附以海上之報即未定來亦域内之風聲鶴唳也薊餘人情易騷難救有可隱憂往歲倭奴横行幸不與邇者蘄黄震澤之孽參會耳門下遠識壯猶策此至熟不佞竊願聞教焉

與鄭崑巖

不佞生平不談兵比者廷推之日寔與在列忽聞主爵者之圖及之也愕起力辭不能得退而怔〻廩〻莫知所畣也華札遥臨祇益懮默夫紀綱之忼弊漸矣疆事且押報硜〻老書生何能贊一籌哉丈幸教之

與蕭嶽峰

承翰教并示虜酋表啓門下所為籌畫不淺矣虜猶虎也姑中其欲令勿遽噬若馴伏媚已者默自是一術要在曲慮周防竟之不自遺患爾舊約難復勢有

固陛語云作始簡將畢必鉅今又一始已謹始慮終

尊教之旨想不耑為罷欵萃也椎人不媚塞事恃雅

及之總在門下度内惟鑒涵幸甚

與宋桐江

海上無事逾三十年矣一旦告警生東南憂承教遴

文武才彈壓要地與防禦第一義也惟是擘畫多暇

回首梓里有可為曲慮周防者願附請教焉計亦閣

下之所重念也

與蕭念渠

伻来辱書、諗已關府泣事、會見五羊八桂閭吏治烝
烝蒯席愷悌而山海且宴然安於寵靈、盖以門下之
明德竑才卜之、非敢為佞也、方今西北事殷、而島夷
近傳復為東南子遺者之風蔽鶴唳、至於法弊人窮、
易動難救、所在比然、即徼福無憂嶺表哉、中外人心、
不無隱憂者矣、門下保釐多暇、以其餘為海寓計、至
周、杞人敢借請焉、亦惟是夙雅是恃、不覺覼縷、惟門
下鑒之、

與葉龍潭

伏承尊劄諗鄣鉞已涖莊浪矣塞事積弛坐驕獵從自令日旌旗改色群醜且聞風遠跡哉日者榆林之捷足生士氣惟強與弱詎不在人惟是蛇豕洊茹將無借贄騂起折膠之候有可隱憂門下忠憤壯猷寔當重塞而一時聯事率多寓內名碩相與共爍王靈廓清朔漢則大夫士所僉望於門下良厚微獨不佞已爾有懷頻又敬因使者肅布之

與呂新吾

門下以誠才表當世所蒿目時事而一意營公家用

弘濟茲蒼赤則素所藴畜然也今當宁特簡授鉞嵩
之艱鉅矣晉實得歲門下光明卓偉之業將自晉始
夫世患無定力本之則無實心是以寓内日靡〻就
敝廷推之日同朝莫不欣欣焉爲世道慶且津〻焉
佇觀大君子作用云而不佞更雅辱知愛其幸且企
倍可知已有懷頻〻未緣脩賀敬藉將命者一布之

與賈西池

承翰榴壯哉邇來所未有也諸邊久不言戰虜自輕
中國乃門下一發縱而大創之戮其魁塞垣黔邑事

不在人哉此舉關係最重縱有掞故智而議者勿恤矣第驕虜仇報勢或不能無然計日下無能為者從此至高秋我衆益勵我備益設一日三捷不佞預為門下祝之

與魏確菴

塞事不振久自門下奉簡命起而文武吏攘臂譚邊者始望以為的壯士思介馬馳矣一發縱而斬首馘醜首功之多數十年未有也驕胡不敢必其巢始知有中國矣天下事不在人哉不佞年往隸於主爵之

畧幸得奉教承令違濶忽七閏而囊橐大都從田間望東山者十八從萍逵左者十二闕然抱空企不自意晚拜環賜冒昧出山睹韓范社稷之勳快可知已惟是椎劣故吾叨竊逾分怔又若負山履冰日夕以惕門下儻惠念舊属不靳誨策則大幸也臺使便藉上尺一恭布忭仰并抒積悰如此籌邊方殷尊俎良自玉

與蕭岳峰

邊事難言伏承劄揭老於謀國者盖如此敬謝教矣

日聞西師出塞計驕胡不忘入報勢且走東虜求濟師馬還玩東虜於掌股間坐孤西虜是在門下揔之國是原屬一家亡論欵之閒暇是以畜戰即戰之歳嚴攻是堅欵也台裁以為何如

與劉節齋

同年幾若晨星矣日跂駕從還朝得時請教焉廼吾丈忽以口語待罪可為三嘆語云桃李成蹊門下業几几自愛惟是三十年老兄弟合併之難如此轉觖觖耳使返薄寫我衰鬱鬱未盤積愫是日震霆會不

測丈逖聽之將無為公家重有憂乎附及之

與魏確菴

頃藉使上記過辱台函還答逌然若夙昔居子部而奉左右教也慰幸何可言頃奬詡溢分一一非椎劣所當耳邊事積弛延鎮之捷旌旗改色矣獨群醜時不忘復尚壓長慮計必一大創之使目前相戒無敢犯而更為百年無事之後畫則元老壯猷無論悠悠者之言自當心屈當宁之所倚重良不淺也檄諭諸杪領教屬有目疾率扐以復

跡武宗塔事火酋名遠跡海上而猶然連番藏潤信貅之不忘突哉門下擒縱因制具有深機屢當不足乎已比忽聞寧夏之變大可驚憂夫近所慮者疆事耳而變頗自內作既痛決裂又虞交通如何剿和陽已領寧鎮知門下方與共籌慮乃廟堂為救焚計急用人爾又且勢未得候代如常調門下幸擇其継者敬因將命者并布之國家事遂紛紜豈此杞人之私敢索言統惟鑒察

與賈西池

屢奉翰教外籌戎虜內計兵食所爲塞事種深慮深遠矣屬病目久不報良用䩄然日下虜情何如東酋恋欵姑因而縻之當不便西合其諸宜並綢繆[illegible][illegible]業有成畫足辨此虜乃近不意忽有寧鎮事所重憂者國紀瀆也如何 又又

與孫立峰

天祐國家帝咨均統乃眷一德俾宅百揆嘉世運將由興還淳而士心寔顯若稱慶寧不佞獨哉不佞辱

以道誼世雅茲又從同書之後則屢有猶焉且什佰
焉者爾謹勒赫蹏爾迸台駕盱衡引領南嚮以須猷
惟蚤侖前麾膚仰慰宸衷俯答輿望而不佞將旦晚
覩大業焉曷勝馳企之至

與賈西池

承教祗領疆場之事隨入隨禦未能卒殄若一大創
之後樂數覬逞則我丈當有定籌矣乃寧鎮近變更
有駭異既裂國紀且生狡心制府公親董運兵計必
剪滅逕於宣歙共濟門下寔有責焉非直震隣誼係

一体頒定亂防虞兩者皆急然誠得其機則兩得之矣大抵萌蘖潛除則蔓絕堂奥潛靖則外威將服妙用是在門下敬因還使附布緒言度楮違之日當追報定也

與沈繼山

門下正色剛腸出則將安社稷揭宇宙乃今日奉天子簡命秉鉞而鎮三秦也旂常之功請自秦始蓋天下風靡甚中外且種種多危機未知安極莫臧陽搽獵稅則方封緊賴矣功成歸袞膚臣贊天子而

終始門下赤忠同朝有厚望焉賍直不佞敢藉使者
恭布之

與李晴原

門下明德正訓嘉惠淛人士良至矣士猶有不若
德不率訓而躝然恣睢者豈理也哉不佞竊觀一時
風氣頹不競於常度而以臆競甚且以亂競有可三
嘆者乃不意事出子衿且近自明公陶範之下以顏
德訓爾爾也承教不佞為鄉人怵爪甚矣使還屬冗
病潦畧具復

與魏確菴

承尊劄、知西賊業奪魄、若拘囚、旦晚不足平矣、乃前茅方按甲數告斬於龕定、而惟恐崑崗之或炎也、三肅使者、旋喜旋服、謹竦意以需露布之至、為國紀民生交慶焉、先此抒忭、計小楮達日元兇定已授首、萬有一稽誅者、則困獸求生、或亦諸部曲所當戒也、書至無所知、且必不至、是輙過及之、

與張弘軒

頃一送薛公之車、佇望儼跡、頓睽闊問、悚企不能忘

夫三十年老同袍真若晨星矣昨弟来自東居無何送太倉公已送長洲公已復送公戀可知已更念長安道中往来何常形而三公者皆載　天子寵命乘六傳還也錦堂珂里杖屨逍遥時出賜金召親朋父老嘀酒杯為樂可不謂完福哉至於嗣又象賢顯能世其家生四王國公家又綦盛且施於孫枝云則不佞寔盱衡沁水叢臺閤為門下愉快弟茲中外多事天子且思舊司馬勞伐召而遺之艱大門下卧未安爾語云為樂當及時門下第良食自愛不佞敬因祠

部君承起居焉若區區切竊逾分與近具疏自引之私、不足以溷清聽也

## 與艾嬰亭

門下正氣忠膽、犖犖名世、乃茲今奉 天子簡命秉鉞鎮三巴也、文武為憲、不曰鉅寄哉、宮府疆場、在多危機、門下所稱吏蠹民凋夷訌、蓋不直雪山劍閣間矣、門下業有意計安之、雪山劍閣、且宴然託於寵靈、不佞謂歲且在蜀抑節鉞蕞閒門下能無望依北斗且為寰宇周慮耶、敬藉使者言報、併附及之

與賈石蔡

門下文武壯猷偶台重望蒼生繫念非一日矣迺者穆於師錫簡在帝心特起東山晉貳中樞凡厥衿佩共切忭瞻而不佞舊溢司馬之第方徼瑕掩新與推賢之啓信龔榮施爾勒魚緘恭抒燕賀頤言風駕式慰盱思

與王方麓

門下今之有道也居東山久日徼書一下而海内無深係心聊觀真君景星卿雲之昭麗云年不穀謬陳

獲一見然所慕聞明德景熟嚮往且最誠以爲世風日靡質行經術日遠於古人而闕然有道者之就也忽奉德音若示我鄙衷然者既幸且悚賴之此衷敢因使者畧布之

與舒中陽

拜命之辱諗台節已涖濟上矣河政殷鉅當宁疇咨特簡謂門下籍有績於徐邳淮甸屢興至熟也遺艱委重若攝左契而需平成之謨以舒宵旰夫閣下胸中則夙有全河焉師廣顧斷爲國計民生永賴是在

今日不佞敢爲門下祝之

與魏確菴

伏領三月廿八日翰劉屬手方註籍汎嫵闕然不時報比速得揭示深用喜慰始門下發諸部兵未厚集外虞醜類內憂飛語慮殷殷矣竟之師旅大振賊屢衂入保砦若穽虎然且聞之白所發兵單薄城下粟芻具充足制賊死命則門下所畫籌定而機宜審也蕩平之烈計日以待敢因使者布之發縱方嚴未盡欲請

與徐魯源

弟生而稚、迄以稚老、滋益痼、不自意謬為世用、今昔所叨被率過情逾涯、愆悚不可任、語云、人豈不自知、夫天下惟自知真耳、弟辱丈年籍三十年、適領輸而猶煕驚丈之溢美也、抑百尺竿頭鞭影之示、佩道愛深遠矣、敢不拜教、敢藉使者布之、就使諗丈已下車視事嵩山洛水之間、鍾呂在焉、併此附候

與吳韞菴

陳卒不靖、戎首伏辜、門下之旗鼓寔殚壓之、乃猶欿

引愚自陳大臣不當如是耶楊愈憲端人也爲法量調何足爲損承教更領惜才至意矣冗率刧報不盡悽悽

與李克菴

遡聽明德無日不馳思左右伻来以劄欣慰可言教失風靡乃不顯文武吏種種屢殫事展揭慨然古之君子所爲攬轡澄清良有以也不佞近叨新命地重德涼自引未得遂日夕以惕輙藉便伻敢以教言請倘悰短牘未盡所云

與楊小林

不佞濫竽政曹復不自意有佐銓之命丈視椎劣舊
我能堪此不競惕轉益深矣恭承遠札增其懸懷念
丈方誓師討逆羽書靡遑乃猶然橫槊授簡猥致諸
不佞賈勇以暇良非虛言抑溢美盈箋不獲聞一言
之儆非所望於故人爾使者趣報輒率勒藉布之王
誅無稽龕定之音旦晚以竢西望慕府并布候私

與崔振峰

僕最無長屢壘守是硜硜云爾秦中丞倏餽事荷關

下審鏡其証感謝多矣此君既非自敗諸無足論乃餽遺屢有明禁而昨一歲閒以餽星白簡者紛々瀆宸鑒若謂當世士卒不砥於節又不難干禁如此其敗類可勝道哉至于綱紀陵夷冠裳塗炭大非所以令衆庶見而或者猶未之梧省每與二三有識言之真可痛恨且獨嘆羨楚之兩臺舉為靡々者風兆敢為佞也輙恃道諒不覺縷々及之

與楊夢山

有年逕不佞自曩得以屬吏事左右朝顧夕誘若欲

巨河清風素蓄既竊其性之蔭近者益用自淑而徑硜褊隘每一進見未嘗不退而心屈云奉別七易歲萍遊匏止時々不能忘比胃昧再入長安則台履已晝還第隱若見紫氣氤氳從桃花塢直上已爾短勳擲菜小筆攤書舊圖可續樂只無量特不識清宵北望閶一占帝座岩前星乎宮府朝鄙杞人猶然有憂之山中元老知不能以一家三代忘斯世也有宇宙區舊我且日老矣適來所徹芘濫叨者率過情逾分懮悉不可當蔑訓尺寸上莫知所以報宸眷而次屢

爲知己羞是之恆臺下備悉無隙昔賜之終教有年不勝大顛欹披積愫以聞辰屆覽揆伏惟壽祺單厚不腆布承拜使馳誠神楮偕往

與張弘軒

弟甫即邸舍業拜命之辱矣荒啓布謝更辱申之以瓊札溢有譽辭不佞何敢當也日者每得誦大疏爲爲虞邊防計吏治右畫淵念壹若慮家人乃昨接教言懷彀即薊類疏指大君子當如是矣不佞焉知事獨竊念天下事所繫積刓坐空言餙聽而無真切經

事之誠即有任事者志莫與同且甲倡而乙撓朝飭而夕弛成未可幾也故善任大事者審我之必成又審人之必我成而後任何者誠慮夫一舉不中後沮創之而莫敢為莫敢為則躁矣不佞焉知事直以過承慇惓之雅輙瑯區區知不足當門下緒籌也秋嚴在事簡書為勞幸留意尊俎慎自攝

## 與成益齋

營卒效尤鼓譟天下事紛至此大有可憂者矣門下即欲弛擔將無滋驕卒當如國體何比軍情帖又

然意不秋風將至北虜虜常耳茲過日晚虜復國家提鈇鉞而授諸明公宰率圖之

與邃少微

門下造德雅望為政中林之日久比出而旬宣豫章執事節鉞而拊循之當宁所患此一方至厚矣夫門下之拊意方日與文武吏若士庶者洽也激冷汶泊相服習德之流行豈崇朝哉不佞往承乏此方用其至譾至闇三與藩會空焦然愧無遺德焉時々念之仍茲今而為舊民愉快也則歲在翼軫之分已懷烟

未布乃荷尊札之辱敬此藉復并附言賀惟門下垂
鑒

與艾熙亭

門下實德精忠當長三朝著即奉璽書拊循一方諸
元元必蒙福忽領翰揭甚懽然門下夙神往無慈藉
令急簡書道罷乎損一勞役即脫然愈益一勿走郎
脫然愈何至作邀恩也家翁新摯謂門下宜安之庸
勉布　天子德意康是三川業已覆奉綸旨與咨中
不佞因藉使致縷縷如此不佞椎劣若舊何堪濫竽

比茲暑也壯大食氣目大睫日飲氷思逃矣門下教之宮府邊濩紛紛可厭者計從邸報擻覽沈丈近復解關中節鉞矣豈丈夫固多齟齬耶附及之

與陸五臺

門下歸自關氣運蓋從古未有上下不交而大臣得舉其職久在位者也山中元老几几作逍遥遊何憾焉盛又杞憂廼在一人去就外爾趙正郎來言得見於傳中移日語甚縷厭明偶中痰蓋信宿而脫然愈已訊知從清源舟行矣茲之日計入里門且久伏惟

尊候函福第高年訓曆更祈厚自珍重敬因便風布縷々云有年劣劣知終負推轂嘗蹶不堪狀兼以嫵引未遂也心傾々未能安敢并布之

與梁霖宇

時事艱棘國家急不虞重則借而北倭重復借而南賢者固多勞哉禦倭要領扼諸海一語得之所難者瀕海倭無船耳非惟倭無船兼倭無兵非無兵無習海之兵也藉令登岸則不佞謂就中有稍與南異者[illegible]地多渠淖林薄渠淖利跳突林薄利伏藏此倭之

長技南人即習其地勢又不能勝往聞驅北兵而與之鬪又大謬北地多曠此北兵用長所也若厚集精騎四面馳射之恐倭奴亦未必能當第不識其情形須得南兵習倭者同心相濟庶不爲所誤高明以爲何如不佞生不知兵亦不能談兵以執事舊同曹且承劄教因使及之即無當諒不爲訝也前麾何日抵天津便間望示箸籌非直快聞方畧亦以家在吳越儻倭奴無幸則桑梓且徼餘福爾

與碩冲菴

今天下推文武壯猷必先門下矣時事多虞當宁念薊遼地重起家授節鉞所倚畀不至艱鉅哉伏承綸揭知門下重有駒隙之感然綸音趣駕祥禫届期俯之就禮作而趍命固孝子忠臣之大義門下何辭焉碩蚤戒行李勉赴簡書使脫巾易廬折膠建威肅紆宵旰之憂丕竪安攘之烈斯不亦門下素所蘊蓄也者而中外寔傾望之非敢為佞也敬因使者以聞

與楊止菴

門下抱道中林致甚高然有識時時望一出也召命

頃須與清寔快之疏来辭未就道得無過乎出處大義賢者必自有說非不佞從旁所得窺然不佞屢奉劄教則未嘗不惓々世道矣如其惓々世道定非槁立踽行廢人倫以自爲高者昔人謂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門下業已與人同憂又安得孑然安於逍遥之野也諦時審已可出與不是在門下而不佞神交至深廪賢者之過而入于固也是用布其款深之愚俾門下寔度衷焉乃若不佞濫吹逾涯方凛然抱氷谷大愧知我未緣披對臨楮秖益竦然

與許敬菴

睽違兼懶作書然意不忘嚮往也頃見納言命下朝夕跂望謂得親教言忽領翰揭辭未就道殊為觖觖兄非為文者頎以弟之不佞謂兄今日無可辭義道時事棼棘宮府邉腹種〻有隱憂兄能不為公家討耶大疏下部業覆請趣駕伏惟翻然蚤裝將世道寔弘賴焉若乃同年之晨星也不佞弟之怔〻負山而幾幸於硁策也則其私者也有懷頼〻敬藉使者盡布之秋風戒途加食自愛

與蹇理菴

尅只薊門念吾丈儼然在哀絰之中抱茲創感且

天子封疆之重臣也制不得且晚弛於負擔脫然星

行知棘又在疚矣抑孝子之心安極哉先王爲之禮

斲於毀瘠不形至云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何其節

也丈無庸執事而身國之大事不啻身事宜何如節

者夫孝有不匱我丈深念之紫塞而外轅門而內安

所不勵籌策此詎可瘠而任也弟非敢佞敬布其縷

縷云爾不腆誄奠亦聊以備年家子之禮臨風隃拜

祗益愴然

與徐陵陽

老丈竟以口語歸世跕良可嘆矣白首同年倍有晨星之感闊然久不候每憶煩紆併来損書及揭披讀增慨夫其口衆我如人何然有真我在人亦無如我何也几几泉石間誰復能丈妒哉強食自愛不勝至禱

與高受所

恭審尊候多福寨性錦江玉壘間幸無謂蜀道難也

獨念板輿阻御彩衆稱展知時與白雲之望然深資榮問西川詎當私態軾哉上壽北堂且有日爾弟溫吹逾涯頃者疏引未遂滋益重氷谷丈何以砭策我喻遡不盡縷 又

與周寧宇

得翰知榮蒞爲慰名賢受抑逾一紀而天者終定孰謂權奸能終錮人哉拘攣之難破久矣非丈中丞不能慨然發此論而主爵持之執政成之真稱殊遇不佞第抵掌快爾時艱急賢努力自愛夫非常之遇固

不可以常報也傾拭以俟

與饒行素

西臺頃接風度若乃質行文心欽慕匪頃伊始也比宇内文不啻勝吳南鐵故儒國今日之事公爲政哉將拭々爲文質有所底爲四國先豈惟鐵士不佞敢傾拭以需且毋使譚化者謬謂學政無當於世也使還藉報併献門下幸鑒焉

與李克菴

今天下靡々波矣質行清標屹爲砥柱中臺簡備世

道之幸也榭公權豈異人哉前茅度何日可發荊頭夙駕無淹久段歲歲計期至矣郡大夫公臭味也將荊比得歲耶門下無憂舊訊第憂世道不佞固頑執鞭者使將命至輒藉布之不宣

與周公子餘臺

先尊翁時之爲呂遠乘箕尾何天奪之速也同朝駮愕相顧爲世道痛微獨不佞乃不佞蚤附年雅辱以道義交痛有甚焉者爾語云事蓋棺始定明全終難也先尊翁則既無憾矣如以以人品國典相提而論即

贈官自優得之竟隸於朱任之文遂從優格私衷殊
悅朕總之名流不朽有非待贈官而瞑者可爲知者
道也使還杖謝以報秪益耿耿頃見両君所致書翩
翩文矣努力襄大事且高象賢用慰在天之靈附及
之

與郝少泉

伏承愚札諗節鉞已蒞薊門百勝慰仰夫玁狁之習
爲壁也島夷又薪爲對承於我籓籬時事洵有虞焉薊
門地最重今日之薊門亦爲政門下則飆驅玁狁而

策鳥夷矣茲奉　天子曆命總率諸文武大吏惟所發縱且不專著而籌也以安疆捷厚防而薄伐後勒石而先奠桃將列鎮寢怙寵靈以生而宗社受其大福則門下樹德隆業式弘侈哉僕不佞三扇使者以報而叙私布其悃款如此

與沈鏡宇

前使還藉上赤牘蓋旦晚望旌色矣忽領嘉音知尊駕以間歸覲依依未巫發且有超然自引之舉焉夫造德在朝繫衆所望也時況多艱若之何其以遐然

觖卿大夫望而後公家之急即門下抱蘭陵誼至高
其無乃兆當宁藺借意乎不佞聞之同尊大人盖壽
且疆門下上壽畢幸承尊大人志整駕而北公家且
有厚倚惟門下重念之不佞敢再藉使者馳誠左右
東望曷勝惓切

與周禺石

承教深感時艱急才教中所稱引衆君子則信民譽
哉比業有登進者冢翁方壹秉空平而次第用之當
無留良詎須不佞從旁從臾然足下之惓惓為國也

無謂不佞耄而辱交儆也雅意不敢不佩也敬托譯號以謝

與葉龍潭

天子西顧旰食舉閩陝諸鎮蜚節而屬明公矣日西師之未亟定也衆若曰明公未為政比令命下而後喜可知也使來以涖事報益喜謂明公業承尚方劍董文武諸大吏以從事於罪大惡盈之逆丁旗色一改而虜酋之助逆者會聞以失利退遁孤當遠殪逆殪虜且氣禠夫塞事之積忸有由來矣天故儆之以

亂亂不殷則恆不飭比其既殷而天將悔禍於我不終奬亂併與積恆者而大振之乎必得其人乃濟門下念之哉塞寧更新驗自今始不佞不知兵而知門下素所蘊畜不直為國家旦莫計也逆平之後更歷遠畫爾是用藉使者一布之

與朱鑑塘

往不佞幸獲與門下聯事稱道義交中心藏之離合亡論已廼門下用特徵起而不佞亦猥從放餘奉環賜後先就列即不區區作彈冠語能無貫盈之遐耶

□朕稽驗許拜命之先況可知也門下抱道東山蒼盖高神益王起當豐鎬之重正色計吏石畫匡時大君子作用當自有別不俟壘守是椎劣舊我且老矣灑竿已甚報塞之謂何日夕怔〻門下何以振策我竊頗有請也

與盛若華

得書知已抵荊州古論人者稱委之則以觀其守賢則夙自愛矣安所事觀蓋所謂選擇而使之也雖然士嘗事乃見夫超然於塵涴之表而出途者且歌舞

焉是在今日哉特在世誼輙布悃欵不多及

與常心吾

椎劣陳人須來所叨被旣逾涯甚矣近復不自意有佐銓之命地重德輶抂以抱冰谷猥奉錫輸增其汗愢三爾使者謝焉方寓夢棘日高麗復以被倭告如其然乎則敝邦父老固往日驚弦之羽也頋往六翮龎具今脩又零矣然不佞輙爲維桑有所特特明公之綢繆窮海而且勤恤其彫瘵耳昨明公柰何作他請哉宸眷方以兩淛畀明公紓東顧憂頋終留念

與沈鏡宇

伏讀劄論并揭至云非爲一身進退計爲朝廷輕重計蓋諫意而復者三嘻今之所爲易其言者豈以當世士皐重解組哉然門下之非重解組也人能知之矣廼不佞則謂門下不可去謂夫㒟呂在列而苦窳者自失也門下欲以去爲朝廷重不佞欲以留門下重朝廷願終念之

與王對南

門下頃以回天未遂定行矣自門下行而同朝百僚

殷〻抱杞憂滋益深夫出晝而不追子輿氏所爲浩
嘆也門下則既入里門矣披肝回首之章繼上矣天
祚國家庶幾改之哉何其遲也子輿氏猶然日望之
門下遇主承眷百子輿氏日望之不是將無丙夜恍
欄一占帝座若前星乎四方事且紛〻以告宮府朝
鄙安卜所底有年頑頓旅進空從大夫後焦然無能
爲馬伏奉渴劄三肅使者以報不敢侈言錦堂綠野
之盛并述年今最所被門下知渥以凟尊聽輒布其
頓〻者如此

與鄧定宇

門下方與閶氣朝野高標望重公卿道尊鎬序天將以爲木鐸政當首善之區地更便於枚輿不隔移忠之願人倫之師表繇在世道之洿隆寔關景星卿雲人方瞻注長林豐草公毋夢思不佞抱癃餘傭吹竽濫品猥移銓部深惧瘝官頃列狀陳兼以嬾引未遂稅駕秖益飲氷輒藉尊伻薄抒鄙臆伏希委炤不盡馳誠

與沈繼山

伻来以揭及劉教弟固知門下之必有是也中州倫新部覆自宜趋赴其可否則門下裁之伏需嗣音不佞不敢緩煩吾輩行止有義且亦關世氣數何云哉時事可慨嘆者不毖之未能索言相望數千里秖有耿耿

與座師秦華翁

頃次君者儼然以尊劉至也捧對悚仄念門生闕然之歲時之敬何敢屢俯記若此巳又念從長安塵中盼衡天台閭紫氣乎詎若一當次君熟聞起處衍又

狀則喜不自勝曰吾師庶幾壽且愉哉何以能樂笙歌也有年戊子冬放歸段歲同堂災厓以七尺及其孥免枯据風雨閶不能走天台捧杖覆遊又段歲猥被朝命以出南北如鶩愧以椎劣陳人旅進辱重地空壘守是踽踽硜硜若不敢爲師門點者稱塞之謂何惕然顏汗已屬次君刺冀云舍人且還上壽敬手尺一附布悰焉番白門生深心淺牘可勝馳遡

與曹仰雲

頃一再接手采無何使旌遄發矣適承翰函知始下

車而萬目河憲若旱蝗之為民病也有意其為之所
此真觀風者事哉頃東西交儆事未知安極乃尤可
慮者閭閻凋瘵人心且不寧輶軒所歷將使文武吏
象指宣猶用奠茲中原不佞頃拭以俟

與沈繼山

門下之連章勇退當宁之特旨敦趣皆義也人間牙
頰安極頎吾輩自處無亦止耳老丈箴之義可以留則
留留亦為正人增色為世道增色義可以去則去去
亦為正人增色為世道增色若尊教所稱偪強也切

上也慮當來也即蒙是鄙也以弗容於世不亦多乎與其不如是而容也所可嘆恨者宇内人品有幾歲月亦有幾出山無何而頓復令齟齬弗容耶夫以去爲正人色非正人之幸也以去爲世道色非世道之幸也與不佞之所尤嘆恨也聞從者縣鄭襄直走珂里脩途頓自憂尊教云五内煩寃罔體厓毀不佞良念之顧重自愛儻天幸世道併以幸正人庶幾固趣駕哉丈亦無須長徃弟義不爲危言以謗門下惟高明鑒察

與賈西池

門下以壯猶爍王靈以膺功承天寵東稱有赫哉伏領尊札則退然勞謙之致而蘄畢力於賊虜之恣肆也不佞寔仰且祝謂國家幸無大虞久矣狂賊一旦起逾時未亟平寓內騷然有可隱憂者患不直關陝夫賊故挾虜重耳虜自去冬之創故心讋門下威須入又得董帥搗巢力也門下第部勒諸校若將秉其蹶然犬羊愕顧且新飽而歸護所獲當勿敢動儻得薄冬月不入賊必無幸矣關陝安寓內奸宄且遂折

此門下所以報　聖天子也不佞焉知兵事越俎而譚譚又無奇馳誠而已

與吳平山

椎劣陳人比者濫移銓地蓋怔々有氷谷之懷焉伏承翰音謂必有以交儆不佞乃過情之譽爛焉溢楮將無謂耄而舍我耶觖所望矣時習右文足下往在江州憂民飭厲直以真懇迫切勝蓋耳目中所絕少者聞今維楊之政一似江州藉令守內得公等數十百人寨帷握符競脩實事元元何患不蒙福第不佞

之愚謬意天下事非一人所能顓成同事者亦未必
定頑頓不可語使意見齟齬明示之以事理而感動
之以悃欵未必定不可回至於地方利病既已灼見
其然自當極力興除而就中曆注須於明利中察無
隱患於創始中度能成終於有事中行所無事乃為
盡善高明以為何如辱在知愛不敢為危言相諤即
言之無當想不為怪也

與臧理軒

違遡幾閱載瀏焉聞問春来幸獲見器君因獲藉問

尊履逌若奉清光愧赧〻長安客未能以寸楮塵東山几席併賀翁家之有象賢也旋器君過而授之郘函何當念存且卿且嬰不佞椎劣故吾耳入山不深謬復等重地益飲氷思逃焉時若見泰岱閶紫氣意翁家當其下爲之盱衡高蹈而又念廟堂方延訪舊德門下卧且未安適器君以使便歸輙振慵一致其意未盡悽又

與周懷魯

今天下士翩〻哉文不啻勝矣惟是首善之地四方

所觀比者得大雅為政將使文質有所底庸樹王國禎華儒效於天下斯不亦名賢夙昔所期許然者而寔公家今日委重意也不佞家東浙是下嘗兩衡淛士士出門者甚盛具為不佞頌之以故益為都人士喜敬因將命者布焉